

學海類編

第三十六冊



南遷錄序

大定甲戌冬六飛南邁新宅大都於宣武師顏握筆東
觀道閒被命仍兼禮郎馳驅清蹕閒粗知記注顛末恭
惟太祖皇帝布昭聖武興於龍朔太宗皇帝應天順人
滅遼俘宋定鼎中京率土賓服凡王會所圖琛貢相續
象胥効職離任迭奏視昔帝王之盛漢唐之隆惟金繼
之中懷逸豫釁起近親要誘遠兵長蛇封豕尙忍言哉
創業雖難守成匪易以今驗昔顧不信哉德皇嗣統逮
今皇上憂勤恭儉敬聽臣鄰思戡多難而天未悔禍孰

不疚心燎原滔天挽莫能止於是踵太王居岐之仁嗣
成周卜洛之舉肆上帝復我高祖之德永地于茲新邑
保定大功厥有望哉師顏推極謂惠原始于大定之末用
示厥鑑尙祈謹斯敢竊序以爲南遷錄云十二月下澣
日通直郎秘書省著作騎都尉賜緋張師顏敬序
繆小山前輩遺書中有鈔本南遷錄乃陳仲魚校過
者據物以吳氏拜經樓藏本校過取此刻甚讀文字
詩略大有不同因隨筆改正時余方閱竊憤錄北狩
見錦書天道循環爲之輟筆三歎 沅州志

南遷錄

通直郎秘書省著作郎騎都尉賜緋張師顏錄
天統四年十一月誅宣武節度使鄭王允蹈及附馬都
尉唐适蒲刺同母妹新興公主棗安公主賜死除屬籍
同逆者皆夷夷族

初海陵煬王亮之伐江南兵民內外怨叛世宗以賢厚
爲上國部眾推立長子允升次子允猷皆有勲勞大定三年立允升爲皇太子諸子皆封王允升惟嗜酒喜遊
獵膽勇能用兵每勸世宗南伐混一天下世宗不聽允

植世宗第封秦王性寬和亦嗜酒色其妃趙氏故降授南官千

牛將軍楷之幼女有殊色宮禁事秘外傳頗醜允植日有寵升

猷漸忌惡之每入侍兄弟多競言兵事允植獨從容勸

上以安民結好為務世宗喜曰爾見正與我合由是諸

文士吳與權張幼酢張幼誠等多附之閒與帝言秦王

必能安社稷趙妃復與張昭儀宋婕妤等論叙姻婭張

宋皆南官子孫内外交贊太子詹事蕭與與太子右衛

率完顏固弼等咸謂允升曰上寵待秦王過於殿下天

下皆知有奪嫡之謀殿下若不早為之計豈不見唐太

宗殺建成之事乎允升由是疑懼與興謂三衛將及諸

統軍曰秦王以協和南宋合上意爾輩不獨無富貴之

望且欲盡罷汝輩兵權盡用南宋遺臣殿下每與上爭

大見疏外于是諸將皆泣各懷怨心大定七年四月二

日上與太子諸王在東苑賞牡丹秦王賦詩以進和者

十有五人直學士吳與權讀秦王詩贊美不已太子不

能平完顏偉兀朮之子深知其意直前頓首曰國家起自漠

北君臣部落皆以勇力戰爭為業故能滅遼逼宋混一

南北諸蕃畏懼自近歲多用遼宋亡國遺臣多以富貴

文字壞我土俗先臣在順昌爲南宋劉錡所敗便嘆用兵不如天會之時皆是國家上下貪向安恬爲人侮弄今郎主一向不說著兵使說文字人朝夕在側南宋所傳之主大是有志報復韃國而蒙近歲不受役調夏人屢爭麟府郎主捨積年戰鬪之臣獨謂其不足與語臣不知三邊有急警把作詩解文字人去當得否上默然左右皆駭日相顧知內東省事余萬福向前扶之曰郎主方歡飲郎君卻作苦惱人語耶扶起去之自是文武分黨相爲水火十九年六月秦王與宮僚張克己李去偽

王延等宴於南涼觀三鼓方散秦王就寢及晨觀門微啓有血衣擲於池側衛直余阿都亟往視之秦王已殞胸口皆傷侍女四人俱死事聞收張克己等赴獄詔大興府捕賊甚急逾月皆無影兆會薊門縣失官錢有張觀遂甯哥等在縣遊遊捐費金帛殆不可勝計眾疑其盜官錢擒之閱其篋有金五百兩皆太子所賜鞫問乃知殺秦王者此輩實升猷使之也縣密以聞大興尹完顏良密奏世宗召二府議之且疑其不然升王允恭時在蓬萊院聞之馳騎報東宮詰曉升猷微服佩三衛符

出門晨夜奔馳凡三日至和龍上遣明威將軍完顏宇
 追之宇年六十餘不能馳逐升猷至會同宣言南官
 子孫弑逆我今至此發兵救國人聞皆信自會同以北
 和龍以西皆受調發會宇至人心始疑宇至東漠與太
 子兵遇宇遂宣詔且約日合戰至晡時太子兵散詰朝
 宇進兵懸榜購募越七日射龍淵人以升猷首至有司
 請誅升猷妻孥八十九人并廢升猷為庶人諡允植為
 元悼太子時世宗之子既誅廢殺者三人餘子尚九人
 鄭王允蹈乃南宋天水哀王之甥也

小注

哀王即宋徽宗天會年間薨於五國城熙宗甯諡為
 哀王仍命靖康君以奉祭祀

允蹈母尤有寵以元悼妃故深自退挹年且高聞宮人
 呼為皇后便涕泣辭讓每人起居便搖手止之曰吾子
 承順以報劬勞足矣汝輩幸勿累我興慶二年七月上
 不豫左僕射知中書省孛詰烈知樞密竇耆年同知中
 書省王昌禹等拜表請立太子翌日有旨付都堂議直
 學士吳與權典樞密院張克己首言二庶人以悖逆誅
 元悼乃聖意所屬不幸殞命當立其子左給事中韓允

中右諫議鄭遂良爭曰克己輩是何言耶二庶人以逆
誅元悼雖追諡生前未嘗立也陛下子孫眾多三子既
死不必論今惟當立現存居長者始服人心不然必亂
克己曰昔梁武不立太子統之子警捨孫而立其弟綱
卒致侯景之亂警等言皆不服由此觀之元悼之子雖
幼當立何疑竇耆年曰蕭統是已立爲太子便當繼立
其子元悼不曾立難用此例韓給事之言是也李詰烈
不能決詰朝東明殿奏陳請旨世宗未及有語趙妃自
簾內厲聲曰這孩兒底父既已被人殺了魚肉郎主不若更

殺其子將來又免被人魚肉害命世宗起入內知內省江淵
等與趙妃連結且受其厚賂淵探知上方有寵於趙妃
必欲立其子故言於上曰秦王之子年幼郎主萬歲他
無所識立之他亦不知識是何底用若立允蹈等彼急于
富貴豈顧於父耶郎主不見冒頓事乎世宗沈吟不應
十一月丁丑中批立太孫付外施行竇耆年固爭不從
乞致仕韓允中乞罷皆許之張克己自翰林都承旨遷
參政賞其建儲及草制也鄭王允蹈性寬厚又以母遠
避恩寵中外無黨世宗每稱其局量諸武將謂其有外

家風不肯甚附之太孫既立世宗每見之有愧色允蹈三子長大辯年十六明斷果決二子尚幼大辯封遂甯郡王至是遷愛王大辯居關嘗說其父曰太孫既立大人處嫌疑之地宜思避禍不若乞外鎮可以自安鄭王不能從東宮僚黨以其性寬大亦不之疑元悼太妃與允蹈母爲姊妹亦相慈愛張克己余大璋完顏赤等獨以大辯爲疑况大辯之初生也其母蕭氏夢一人乘馬持刀自南來稱南紹興主遣來覺而與其姑言之及生趙氏捧之而泣曰汝自南來耶尤鍾愛撫育六月世宗

以其母早死嘗俾在趙貴人閣住年十三始出閣會蒙人侵邊議親王總兵權鎮撫大辯請行世宗以其年弱不許完顏赤曰愛王雖少然志氣明決度必可任遂白遣之加封兩鎮節度都統五國城十五州兵馬大辯至鎮深得諸夷之心興慶四年正月世宗晏駕太孫登極逾年改元天統尊禮大臣事不自決親近儒臣敬事諸父中外欣然及山陵後縱酒聽樂與伶人張喜喜等狎比張克己等數諫不聽尊元悼太妃爲太后江淵爲東內省都知尤用事太后及上皆信之公受賂遺除拜生

殺皆出其口淵或有故不入機務填壅不即報下克己
 等朝夕其門夏人入寇河東陝西師屢敗淵皆不即以
 聞完顏煒上疏切諫在都堂慷慨謂鄭遂良曰太祖太
 宗皇帝與忠獻王粘罕忠烈王兀朮百戰辛苦以有天下忠
 烈王臨歿以夏蒙人為憂遺奏極切今內外偷安惡聞
 敗事豈不見耶律趙氏將亡之時乎淵聞而惡之諷東
 臺御史范圭奏煒謗訕且言陛下為世宗所立中外欣
 戴煒懷異謀嘗謂人曰皇太孫非社稷主乞行誅亟煒
 遂除名為民徙之代州忠烈王兀朮之次子也年已六

大字直接

十性鯁直習兵事煒既貶中外惕息淵嘗及內侍江從
 一李連從上宴於太后宮太后言鄭昭儀善舞雙勃脫
昭儀南宮華原郡王鄭居中之會孫女也有國色世宗晚年甚嬖之上見而
 喜宴罷令淵等納之興慶宮晨夕往焉上或酣醉日昃
 不果視朝三省黃案悉令處分鄭妃或坐膝上批詔內
 降慧黠便媚善為恢諧淵多獻珍寶服玩表裏膠固鄭
 妃嘗得幸於世宗元悼太后以為言上令改姓鄧號宸
 妃上幸蓬萊院見所陳玉器及諸珍玩視其篆識多用
 宋朝宣和時物惻然動色宸妃曰作者未必用用者不

必作南帝但能作以為郎主用耳宸妃嘗與上同輦出
 獵過御龍橋見石白如雪歸而愛之因上於薊山輦置
 築巖洞于芳華閣前凡用工二萬人輦及牛馬七百乘
 道路相望會是冬嘗菊于東明園上登東明閣見屏障
 畫宣和艮嶽問內侍俞琬曰此處是何所琬曰趙家宣
 和帝以運東南花石築艮嶽致亡國破家先帝命圖之
 以為戒宸妃曰妾聞宣和帝之亡不緣此事乃是用童
 貫梁師成耳蓋譏琬也顧見江淵又好謂曰我嫌俞琬
 來破壞我好事卻又忘了都知勿怪勿罪淵合手以謝

時國政多紕名器混濫吏部尚書于濟明奏言旬日之
 閒斜封補官凡三百人乞行追汰奏入不省起居郎兼
 諫院柏良器上疏切諫貶濮州同知是歲大旱山東及
 澤潞閒寇竊屯結至萬餘人樞密奏遣左統軍完顏高
 副統軍完顏志同討之凡七萬人給錢七千軍裝悉令
 自製高見樞密謝世雲言軍怨詈恐不堪用翌日奏事
 上曰高等欲以此相恐二人皆罷別遣龍虎領軍張天
 翼往江淵仍奏遣其弟副知東省事江源監其軍秘書
 監兼權給事中田邁奏宦者監軍唐之弊政趙氏嘗用

之河東太原之戰忠獻王振鼓大呼童貫以走太祖起
 自龍翔太宗討定兩河皆用功臣親總軍令乃忽變舊
 制恐兵心離不聽詰旦早朝邁坐待漏院淵揚馬鞭過
 罵之曰癡南虜敢言我家兄弟耶邁遂求出知鄭州淵
 恐其抵抗改潞州兼督軍糧欲坐以軍興乏食之罪淵
 令其弟害之邁祈哀告左僕射完顏真言於淵遂寢新
 命十一月丙寅天翼源辭行至會同館前源聞上國所
 調人怨語籍籍懼為己害歸白其兄乞免行天翼因其
 懼說令奏上求添衣賜以結軍心有旨從之然有司視

為文具支給滅裂至安肅軍天翼懼有變連奏乞厚加
 資給有旨令河東運使支辦各路州連戰皆敗天翼死
 戰賊勢逾張潰兵皆聚於天井關潞守張宗臣急奏求
 援上與宸妃連日飲宴外間章奏不通京師謠言東欲
 行西欲飛中間一道亦垂垂我醉不醉知不知完顏高
 完顏志聞都人心危疑且聞上嘗憾之密謀立鄭王允
 蹈王實不知允蹈妹夫唐适蒲刺兄蒲察為三衛令軍
 與志同約三人會於菩提寺高泣謂察曰國勢如此不
 若立鄭王以安社稷上立非次天下至今不服况淫昏

狂惑豈可語以君道公可語賢弟使令達意鄭王察許之
察既往白允蹈許之由是謀議益廣高之從兄爲中山
守志同之弟志甯爲河南齊畱守各遣書令舉兵以誅江
淵爲名俟京師兵動然後相應司內侍俞三德素與淵異
常非其所爲密結爲內應俟上動靜會唐适家二奴以
貨易馬與張衛爲适所逐送大興府鞭之适婢春英先
與奴張阿多通适不知也一日婢立于窗間見奴張阿
多從外過呼之與隔窗語告以駙馬與眾謀立鄭王張
阿多與同逐者詣大興府告變大興尹蕭宗裔送二奴

各囚一所責狀言之相同遂密奏上與鄭宸妃張婕妤
皆醉臥未興申漏下六刻以水拭上目徐告其故上駭
然夜遣東隊主李日曜西隊主張飛龍龍虎將軍完顏
黑鐵分兵擒捕置獄會同館命御史大夫張幽鞠之皆
服允蹈奴樵夫者知事變急遣人報愛王使爲之備越
三日皆服誅上遣內侍耶律康孫齎詔及龍茶金合往
五國城召大辯以密詔令五國副統軍完顏天應圖之
康孫至愛王不即見天應得密詔徑入見愛王垂淚曰
四大王已死郎君當如何愛王曰公欲見殺我無可奈

學海類編 卷之七 史參
天應曰天應受大王父子厚恩主上所爲非人理今日不可坐受誅戮合思爲救國雪恥計愛王拜曰惟公命翌日備嚴延康孫入徐謂曰有詔欲見殺耶康孫知事泄哀泣祈水生都典客骨孛興在側曰無此事大王勸中大使酒康孫垂淚飲之急上馬至驛而卒明日愛王與父發哀內外諸門悉皆嚴備調發上國兵七萬爲城守計五年正月愛王據城叛時諸酋厭苦主上昏虐聞愛王舉事從之之翕然旬日之間集兵十萬三千韓路提點万俟元馳驛奏聞上遣皇弟東安王瑜將河北兵五萬

皇從弟武憲王瑤將燕兵五萬往攻之至桑乾川遇愛王將骨孛興與戰瑜軍大敗僅以身免三月大起河東陝西僉兵十五萬上京路僉兵五萬命瑜瑤與完顏進分路進討約會五國城愛王聞大兵至憂懼不知所出掌記劉士偕何大雅說愛王曰主上以君討臣今此之來勢力甚重萬一戰而不捷後將誰繼不若求援于北國愛王然之遣大雅往聘之且以其子權爲質約破國兵之數後本軍儲金寶惟北國所取北主許之五月進等軍至東堽津骨孛興戰敗保五樓城進追至城下因以圍

守愛王遣親將木寶奴將兵自大泊出北狐口於兩山
 之間築城堡堅守不動糧車至輒為所奪殺進軍缺食
 時天方暑卒皆飢困二十七日上遣完顏宗慶蕭三奴
 李用虎往攻寶奴壘以通運路內樞密王漸固爭謂宗
 慶輕銳無謀用之必敗事宗慶亦不欲行乃遣蕭三奴
 李用虎往三奴將至北狐口天將明大霧四塞遣上國
 兵三千人潛伏北山下以糧車由東而上鳴鼓張旗運
 夫大呼寶奴寶奴出兵襲之戰於狐原勝負未決而伏
 兵起奪其城植旗于上寶奴兵顧見之皆驚潰寶奴自

殺運路遂通愛王知勢急留其妻兄突律卿與子雄守
 城愛王自往北國求援行至半大漠而大雅將兵至愛
 王喜以手指天下馬與北國大臣骨婁通稽首相見愛
 王奉獻金寶十車骨婁喜曰大王無慮待俺與破兵至
 五樓進等與戰北軍奮大槌以入皆一當百國兵大敗
 乘勝襲逐至和龍東津上聞敗頗以為憂太后亦勸上
 勤國事江淵等曰國兵雖敗死亡無多宸妃執酒勸上
 歌解愁曲且曰用兵小敗亦是常事外閒人喜禍欲郎
 主成疾上喜復縱飲自是凡軍事奏報悉令宸妃裁決

宸妃見急切多屏不奏若有小捷即便奏聞以媚上意及會甯陷没平灤破壞上皆不知一日謝世雲完顏世卿奏之上始駭顧問內侍直秘文殿李汝回曰汝輩更不說汝回曰章疏在宸妃處臣等何由得見上起入內世卿歎曰太宗向日攜趙氏三千口來今日亂國皆是其女孽此天也世雲曰亂匪降自天生自婦人誠然九月趙太后寢疾上入閣起居宸妃亦至后曰我有一心願未遂宸妃能成我意乎我家三四百口爲煬王所殺叢冢在和龍我欲創一寺在彼以追冥福歲時祭享不

敢費官錢我殿中有錢七萬可辦汝但時時說與郎主要記著省得我死不暝目也後后薨宸妃以其遺畱錢分與中外親及諸趙女之在京者遠近皆悅以手詔下和龍府起大明寺造九級浮屠遣太后殿內臣侯衍監造務極壯麗且度僧三萬人施與祠牒時民苦調發聞有度僧之命遠近奔就及五萬人於寺中分爲八寺以處之右諫議大夫劉蒼璧疏諫不省時邊兵屢敗愛王據和龍以北凡國家始興之地皆失之上見兵革未息亦憂之宸妃及諸御女多勸酒常乘小馬命宮人攜酒殺

鼓樂徧遊池館意之所悅輒留飲至夜復信江淵等言
拘收諸父及昆弟有若仇讎嘗一日與魯王琚曰蹈叔
父子如此効者必眾人多勸我莫與汝等說話琚泣曰
太祖起自龍翔有天下忠獻王忠烈王及二太子皆兄
弟也兄弟不信尙誰信哉周公誅管蔡封康叔豈可以
一概疑之由是允明以下皆佯爲癡風人頌泰和十二年
四月汴京留守完顏童奏南宋兵陷泗州諸路皆進兵
上曰南方亦爾可謂我國無人樞密余崇義曰陛下有
天下之全豈偏方可比但邇年不務勤儉天災流行國

窮國窮民困南兵亦且乘閒來此不足慮但恐秋冬閒北兵
復動西夏窺陝四國皆驚此可憂耳上曰卿勿言使我
悶悶然南方事卿等急謀之十一月僉河南兵一十七
萬內十萬入荆襄七萬入淮僉河北民兵十萬戍居庸
關及寒水大鷄川以防北邊內外騷動民聚爲寇是歲
南宋請和北國兵揚言復動余崇義聶希古曰愛土事
北國過厚故北兵爲之盡力今若不愛金帛子女彼亦
易動得南宋物以爲此用此計之上者上曰卿自圖之
十三年正月遣秘書少監虞世奕鴻臚司賓事李固善

使北國北人受其金帛獨不肯背愛王其大臣骨婁斯
點搖首曰我北天帝既與愛王有深約不可負之我不
作三二說世奕竟不得要約以歸九月北國兵大舉深
入十月至斯波川駐十日以俟河冰合和龍帥臣完顏
太康亟集兵禦之於東津北兵長馳愛王之兵在後太
康令人椎冰多伐薪柴燒火以燎于岸刳木爲舟中積
熾炭冰不能合愛王兵及北兵乃分自君子津以濟十
二月丁酉陷天都城圍和龍太康兵潰其子相在城中
與同知章去疾極力守城十七日遂陷大城去疾退守

子城北兵拆城中居民屋縛爲層樓用牛車挽橋梁石
裝砲當之者皆糜碎二十九日和龍陷遂取東灤平三
州余崇義建言遣樞密官屬閻邱好古載金帛美女自
山後出石磴嶺逾大漠涉東韓白龍城使蒙國蒙人聞
使至喜甚好古因說以出兵襲北國可以大獲蒙人從
之十四年三月蒙人攻北國北部敗其眾于骨邱追襲
餘兵徑至揚割城北國懼遣使報令回師四月七日北
兵自平川回去義崇驛報完顏章令出師襲遂至大容
城爲北兵所敗大興以北千里蕭條民不聊生五月五

日上大宴西涼觀鄂王嶺曰日已晡恐勞聖躬請駕興
上曰方與諸王樂飲何勞耶濱泣曰天時人事不順如
北國兵屢敗兩河盜起北兵雖退有涼復來豈樂飲時
上怒曰我畏與公等相見偏說惱人心懷事嶺遂請退
不許且曰王欲飲酖耶侍郎李西華前曰嶺是憂國然
言之非時不足加罪上曰卿輩自爲一黨此非我耶自
是多以暑不視朝與宸妃與諸內侍晝夜燕飲宴詔大興
府河南府擇民間女年十一以上有姿色黠者各三
百人進入教酒令及效市肆歌大興尹完顏天穆奏稱

天旱正屬祈禱索女恐招怨詈非敬天修德之事翌日
罷知耀州時內外嗷嗷機政俱廢上聞出視朝不過時
許便還內與宸妃李才人穆昭儀竝馬遊後苑畱宴俟
月上奏鼓吹以歸會內侍張天貴與牛刀兒爭居地謀
廣居第強市刀兒所居不可擅毀其牆刀兒訟之大興
尹不能決訴之御史臺御史大夫何貴穆袖狀白上上
以問江淵淵遂與天貴謀俟上與宸妃歡飲直前伏地
言曰刀兒欺臣爲中官多侵臣地告郎主爲臣決之宸
妃曰此易耳中批令大興府別踏他邊地與牛刀兒所

學海類編
爭地盡賜天貴刀兒怒憾與三衛諸將謀有異圖謀七夕
上御清華樓飲酒待衛皆賜酒炙刀兒與穆三奴費貂
周侑蕭興貴等結袴執戈直前弒上主殺宮人二十餘輩
宸妃以疾不侍宴得免左內侍江日曜急報江源張天
貴等率三百餘人戰于樓下飲久之侍衛兵至刀兒知力
不能脫遂自刎衛兵因在內掠奪嬪妃以下皆不免被
侵擾宸妃聞變急報宰相大臣夜三鼓百官排闥入宮
完顏章等環屍大慟密謀所立左僕射兀映太尉張克
己遣人密迎磁王允明以入翌早晨頒遺詔立爲皇太叔

諡上爲章宗七月八日磁王卽皇帝位王素有令譽中
外相賀余崇義獨有憂色謂聶希古曰上立又是越次
諸王甯肯帖然召完顏天穆於耀州有司奏牛刀兒之
逆宸妃實知謀所以臨宴稱疾賜宸妃死江淵張天貴
皆伏誅宸妃時年三十六專政近二十年内侍多受其
恩皆爲養子及誅其黨怨恨十五日直芳華閣趙元德
尤痛之攜金帛往天興宮祈醮以薦冥福翌日集諸黨
於宮內設齋元德曰我輩旦夕死不知誰爲我作齋醮
小黃門鄧世卿曰直閣莫如此說元德吐曰你曉甚事

學海類編
密言於李知宏裴淵等曰先帝以詩酒之故廢壞國政
外庭大臣歸咎我輩主上亦甚切齒不死何待密謀弑
逆是夜上方在齋宮內侍鄧寶孫奏外有文字啓門燭
忽滅趙元德等直前弑上欲召夔王立之詰朝百官立
班而閣門不啓中使傳旨曰上以食素久傷脾內醫方
師愈診視無狀遂至甚且放班兀映悵然克己希古等
詣東省請入問疾不許聞誅醫者兀映等欲突身入中
人攔遏不聽其入崇義躡其足密曰事已變此輩必有
備輕身入何益兀映遂召龍虎將軍完顏章等同入問

疾至東承天門見一輶車問是誰押車中人曰宮人也
牽車者笑之使人尾去乃夔王也兀映等大慟曰大王
不可入必有不測之變趙元德知事不濟遂赴芳華池
而死兀映等窮治逆黨凡誅宦者五十餘人是晚於都堂
議所立張克己李西華曰立子以長長均以嫡嫡無則
以次濰王允文世宗第六子也明練沈靜宜立眾從之
兀映遣侍中蕭能聶希古往迎夔王亦往濰王見官僚
至泣曰諸公欲禍我乎希古曰社稷無主大王次當立
十八日濰王即皇帝位於天興殿諡磁王爲昭宗而葬

之命翰林吳宗稷草詔具述國難及哀痛之語其略曰
飭身以檢則民自康御下以誠則民自感聲色蠱惑自
昔所戒宴安酖毒何今亦然朕痛誓於深衷祈哀於天
下并遣手詔諭愛王云泰和猜忌兄弟失懽骨肉至親
化爲讎隙誘引外兵傾危本國計王之心亦復何忍往
事已矣今宜改圖朕遭家難靖晦以處忽諸父諸臣橫
見推逼義不容辭王是朕之姪朕是王之叔叔姪天性
甯不坦然今自和龍東北永爲王國保有北翔子孫嗣
守勿信閒言馮陵以逞叔姪二人同形共氣設或交兵

行兼務併太祖太宗在天之靈亦不錫祐昔梁營與湘
東爲叔姪之仇讎誘周兵以陷江陵隨亦失國而爲人
虜此事宜鑑三復余言愛王得詔亦泣然爲北國所制
不能自由每歲入侵玉帛子女悉歸于北國耗撓國計
傷殘民物於愛王元無益也八月愛王遂於其國卽皇
帝位立宗廟追諡其父鄭王爲明宗十一月愛王薨北
國主立其子雄號三大王遣國婁斯頡戍其國且約以
進兵雄以持父喪爲辭北國主怒遣掌文字官顏飛來
讓削其帝號必令出兵雄懼而從十二月葬其父於冷

山謚曰桓王遂入侵天定元年庚午正月乙巳完顏天
穆將僉兵五萬上國兵五萬戰於北狹口自辰至申國
兵已疲北國益生兵國兵不敵天穆率麾下在前殊死
戰及暮勝負不決收退時天寒甚北兵舉兵瀰漫山澤
詰朝眾壓吾境如壘山矢石如雨天穆命以刀車衝
之隨開復合日映皆飢渴兵遂潰天穆傷重左右欲載
以馬輿先奔天穆不可曰吾曾大父爲開國功臣吾爲
子孫而不能救國之敗何面目見宗廟乎奮劍大呼創
裂而卒天穆乃忠獻王粘罕之子也三大王收其屍葬

之而哭北兵至桑乾川完顏天宇聞其兄死怒甚將兵
禦之於舊坪望見北國大將以虎皮蒙馬居中直前以
槊刺之北兵四合遂死於陣蒲伏虎烏倫大漠收眾保
天都山兵不甚敗是以北兵雖殺二將然不甚得利二
月乙丑北兵既退出境之三日忽平川報蒲伏虎引兵
至而北兵既去三月丙辰又陷遼西未波城敗六統軍
殺二成將四月己巳自飛狐道回河東嵐代等州皆震
五月秘書監起居舍人韓伯憲上言北人以能生啗人
畜之肉爲糧飲生血以止渴戰陣之間不患飢渴則戰

有餘力我兵與爭飢渴交逼易至疲憊以此較之野戰
非我長乞於幽燕以北及北兵經由之地凡控扼險要
悉築城壘務令堅壯一處被攻且合堅守諸處之兵更
迭邀遮不必與戰則北兵之勢沮兼牛馬羊騾駱駝竝
置城內彼無所掠則將乏食絕其所有必致狼狽遂遣
天使督僉兵築城時連歲飢歉畊獵皆廢寇盜蜂起遼
西上國爲北兵殘滅攻陷老弱婦女素不習勞大興府
及上京路帥守皆榜諭虜兵入境民皆不保與其死於
刀戈之慘甯勞苦於築城民始結爲隊伍以往至八月

末纔築古北口東陘二城樓櫓未備而北兵游騎駸駸
然來矣十一月北兵分二道入一自白檀一自靡陂奏
至集羣臣議之皆請遷都以避寇鋒聶希古不色言曰
此策之下者未可議徐王律明亮王天驥曰北兵遠來
而此閒徒聚頭坐議何益諸君不見南宋宣和靖康事
乎請自往禦之翌日以律明爲東道統軍監軍天驥爲
西道天驥至軍率眾鑿溝引白溝及白檀河以自固北
兵至水旁睥睨二日風動雪飛冰厚五尺北兵悉渡國
兵力拒不能遏北國將骨贊俟兵盡渡乃以炬火鎔兵

撤壘屋竹木茅葦盡焚於堅冰之上眾共騰躍在岸國
兵大敗天驥僅以身免夜入長泰城會朝廷遣竇永固
來援天驥遣報令依山入城且報慶州令堅守北兵野
無所掠三大王竭國牛羊不能繼且聞朝廷遣使說西
夏以撓其國欲進則天驥永固兵堅守長泰以截其後
其慶州兵以當其前乃回師縛筏以濟二年辛未正月
以北兵退肆赦其略曰朕以菲德獲繼丕基豈期骨肉
之親遽構蕭牆之禍毒流庶類罪在眇躬茲蒙上帝之
垂仁遂使外夷之弭化兵革休息幸寬將帥之勞國祚

底甯將見室家之慶云云上自北兵深入蔬食徒跣焚
香告天至是百僚入賀請復膳凡十二表始從之天驥
見上請貶爵不許且曰不如是無以謝三軍死亡之眾
遣中使至戰所收斂尸骸仍設冥祭寒食遣中使六人
於北兵所經殘掠地分設魚肉酒炙招魂奠酌內出祭
文其略曰禁烟祭先土俗所宜凡爾子孫以此爲恭乃
令乏祀鬼哭陰風惟予一人致汝若此痛恨填臆其顙
有泚摹印頒行讀者涕下丙申詔求言略曰朕以菲質
偶被推崇思欲革前朝之廢政祈萬國以樂生而兵難

滋張天災未已今茲遠退尙慮包藏凡保民固國之方
攘敵裕財之策與朕躬之闕失吏治之乖違可悉究言
無有隱避右正言單立敬上疏云先朝致亂之由在今
已影響不畱但方今天時人事之不順皆遺殃餘烈之
所貽陛下惟當正心修德以祈上天之悔禍而已時言
者甚眾皆不出此四月策進士聖問略曰泰和荒怠羣
才不收兵革紛攘文字亦息遂使四方之士懷才抱藝
而不獲申或陸沈于草野或奔仕於外境挺身寇盜甘
與爲謀凡爾子大夫之至于庭皆忠義之良也是時進

士凡一百單三人皆升擢補官有甘於沿邊臨漢大定
府會甯路就差使者皆優與職秩竝從右僕射聶希古
建請也是歲不稔自四月至六月不雨內出寶器圖畫
文籍付雜賣務及廣諭富民納粟補官時富室^少無應
命惟陝西差稔河南高田種不入土獨齊魯下田有收
其^西下北國^宋麥稻皆熟九月北兵聲言入侵上憂之樞
密完顏忠言北兵驟至亦由朝廷不小順其意遂致怙
忿逞兇不已昨自先朝遣虞世奕李固善一行續後不
復修好今合遣使以往彼不從然後與角天下皆知陛

下非喜兵此一策也聶希古高者年曰如此可保北人必從否忠曰臣亦安能保之但今國力不支天災流行財力俱乏行此下策耳十月乙亥遣兵部尙書完顏大聲使於北國見北國將於陰山北大聲曰三大王父子是國叛臣逆子北國何意與之爲援今以北國有恩於其父子自當讓其立國願不必更與舉兵北將地永斯堅曰我受北天帝命以宗錦海陽安昌之北見歸我王順州以南立三大王汝國保山東河南與南宋爲鄰我便不爭大聲無以對越日拘大聲于其軍遂入侵十一

月陷利州秦州敗三韓完顏天驥將兵七萬禦之於三韓聞利州陷退保宋州急遣報朝廷爲備二十二日攻宋州天驥上城望黑旗滿野前後不見其際舉軍大嘶地爲之震二十五日用田單策以火繫駱駝尾奔其軍北兵殊不畏之俟其到取以食焉用三韓材木立衝車雲梯攻城拆民屋堆壘於城下引水沃之天大雪水之冰沃冰亦隨結城中擊以矢石不能止三鼓北兵立於冰水之上城陷天驥奔海陽收拾潰散二千餘人夜行而皆裂至昌平遇神曜將援兵而來天驥曰汝輩雖來

何益當歸衛京闕我非不能死但欲歸死於闕前闕後以謝宗廟是日律明亦自神水遁歸凡三萬士卒潰散垂盡十二月二日北兵至昌平時南宋遣使臣余礫來聘賀正聶希古請遣諭使回程大興尹烏陵用章榜諭居民使自爲計內外大亂老弱奔號少尹張天和奏請京城二十八門仰隨方隅因其便道自門以出凡永順東義甯化新興等縣皆有城郡許其容受士民飢凍死者相望三日左諫議大夫俞昌世請上避兵高者年曰事已至此惟有死守一離京城則北兵隨後豈容我有

駐足之所初忠獻王有志於都燕因遼人宮闕於內城外築四城每城各三里前後各一門樓櫓池塹如邊城每城之內立倉廩甲仗庫各穿複道與內城通時陳王悟室將軍韓常婁宿皆笑其過計忠獻曰百年閒當以吾言爲信及海陵煬王定都既營宮室欲毀撤其城翟王祺曰忠獻王是開國社稷元勲措置必有說乃止至是命京城富室遷入于東子城百官家屬入南子城宗室保西城戚里保北城各分守兵四千人內城二萬人凡市廛小民聽其奔走七日北兵將騎至大城下完顏

天驥遣小將金突通出戰凡殺三十餘人去大興門三里見烟塵漲天金鼓動地急奔回是晚北兵營於城下大興尹烏陵用章分命京畿諸將毀在城橋梁瓦石悉運入四城往來以船渡運不及沈之於水拆近四城民屋為薪納之城中凡有儲蓄容其搬運入子城門不許閉八日大雨已而積雪城皆冰沍北兵乏食一犬凡百餘人分食天驥欲以兵刦其寨律明不_不河二人與聶希古建巷戰之計十一日北兵攻南順門破之天驥設拒馬於南柳街縱其入已半里以槊禦之於拒馬內且縱

火燒兩傍民屋街狹屋崩倒北兵死傷甚眾屯於南順門不退俟火息乃進天驥戰死律明入守內城駕自巡城勞軍十四日北兵攻內東城拆民屋為樓與城上相敵東城使奎_奎徽李思安等以長鎗束藁於火上焚之隨毀隨立城中發_大砲擊之北兵視砲所墜隨散隨合十七日攻內南城角道上國兵擊之金吾衛將軍邵邕戰死北兵亦失一將及三百餘人二十三日率眾攻內城四城兵皆迭自城上擊之北兵失勢時大城中遺民不能去者為其_啗食無餘見婦人肥美者必以獻之上將

充食焉上寅夕跣足告天永興王至焚香於頂北兵以太廟爲馬廐上望之慟哭二十八日遣東安王出使請和且以公主爲婚北國將地永斯堅許之且曰婚待俺我白北天帝只是國兵至此豈可無犒勞欲得駱駝三萬牛馬四羊五萬頭馬三萬匹牛三萬頭東安王曰此非祐所專當奏皇上及晚入禁城以木舁懸而入北兵欲射之有止之者既入集議於明陽殿翰林直學士張慶之曰不可彼方乏食因我請和復得六畜以爲食後畱攻不去獨不見侯景之攻梁武帝石頭城運之事乎因命人於翰

林院取通鑑以進聶希古曰不可無以塞其意上曰惟有金繒耳翌日懸三百囊及東安王復再往北將大怒舉繒帛悉焚之欲烹東安王已而有骨婁黠斯者勸之至午攻內城轉急發大砲擊碎西承天門樓屋又疊木於下復欲沃水爲冰完顏律明命城上縛大火炬數百薰炙于上且發擗木擊之北兵少卻營屯於城外氈帳連縣密如星布望之無有邊際人心大懼三年壬申正月三日河東總管統軍完顏及高陽帥臣陶木成德帥臣茹賁興各將兵入援至易州及又遣人使蒙國使襲其

國北兵攻城不得志亦欲和乃許和以羊一萬遺之北
兵又請止援兵高者年曰不可此忠獻王幹離不二太
子嘗以此術誤南宋矣國家自當監之豈可復墜其計
乃報以援兵之來此不及知徑路不通何由可止會北
兵所虜將軍穆思順乘閒走脫至賁興軍言北兵疲阻
之狀賁興與及木皆請速進兵阻易水之上十一日北
兵退取坤山興中路以歸賁興等敗其後軍十五日內
城及四子城門開完顏及等見上大哭上亦泣曰燕京
自天會初不罹兵革殆將百年僧寺道觀內外園苑百

司庶府宇室華盛至是焚毀無遺向非忠獻王有先見
成規國不立矣北兵歸至臨潢復畱別將攻興化和建
永霸州皆陷之赤地千里聞燕京眾回亦還二月北國
遣其臣骨婁斯大魯來請婚且欲割宗錦以北之地聶
希古請允婚欲以章宗第三女順國公主嫁之割地之
請不從且許歲賂金帛三十萬遣王良嗣報聘至陰山
見其主良嗣致命其國大臣地永斯堅聞之大怒曰我
今秋引兵地與公主皆可存良嗣回已四月末矣五月
天時大暑復少雨禮部侍郎太常卿杜昌世請奏上郊

天地用周禮春秋祈禱之制張慶之以爲不可昌世曰
國家闕雨徧從民望今種多不入土國家非兵弱將庸
但乏糧儲爲北兵所困若得一歲稔便可少安不告之
天將安禱也眾以爲然且用季秋龍見而雩之說上親
祀南郊與地祇合祭先一日祭太廟于大興殿列祀開
國勲臣惟忠獻王用太廟樂完顏天穆天驥皆預祭祀
命有司定諡十七日連雨二十餘日京師市巷蕭條草
莽蒼然大興尹烏陵用章親課大興縣宰及千戶等畊
城外廢田山東都轉運俞良裔河北轉運廖鼎各運米

五萬石至京兵民皆呼萬歲吏部郎中兼秘書少監邵
文虎奏乞州縣立力田科秋初遣使行諸路觀田之開
墾以爲守令殿最參政汪昌禹曰此誠是也但朝廷征
行調發使不苦于發兵方可耳是歲小稔然田之荒者
動至百餘里草莽迷望狐兔出沒盜賊伏藏時莒濰淄
之寇則有楊安兒割據同華河中府則有劉伯天林行
山賊凡數百眾多者聚數萬人陝西耀州鄜州黑燕飛
虎所在屯結朝廷謀討之張慶之以爲民未安業若用
上國以平諸寇恐北兵來不堪用敵若欲僉兵止爲盜

學海類編 卷之三
餌無益也九月上不豫上自卽位無一日歡以外敵爲
憂寢食俱廢眉鬢蒼然漸成脾疾至是寢劇永興王自
祈禱於恆山十月初稍瘳時北兵已動十月五日自蒲
興路取三韓騎兵二日已到順州朝臣相顧不知爲計
烏陵用章樞密完顏律明日復用往時規模張慶之問
侍御史蕭立義力爭當以爲避寇主不能決聶希古余
崇義高耆年曰避寇當素爲行計今強敵已逼順州且
夕且至一動足則內外紛潰若底收拾非萬全策當如
去年一力捍禦俟敵退然後定遷都之議今中京形勢

爲壯猶可保守自燕以南皆是小壘到大同府及中山
府方可以守亦不如此見成規模用章曰臣知北兵復
來所以不令居民攜妻挈子且令附在諸縣多募強勇
復茲城守備百方皆令構思但北兵至國大舉志在必
克守城尤須盡力兼自七月遣張汝弼諭西夏完顏叔
良諭蒙皆厚齎金帛昨叔良信報蒙極善但叔良痛未
回今當命大同府帥臣遣一官屬優與借官告急蒙國
命永興節度師臣告急西夏事濟許其厚報北國必被
其撓聶希古曰用章言是也八月以用章爲樞密使用

學海類編 卷之三
章兼府尹事許之右衛大將軍知樞密院完顏律明請
且守大城不可遽棄令敵往入守之不得然後守子城
內城用章與聶希古少尹張大和曰不可大興都城汗
漫九十餘里樓櫓柵架事件皆無如何去守設或不利
必當走入子城倉皇急遽如何得入紀律必亂敵若踵
至此危道也不若從容養力以坐俟其至且堅閉大城
俾之不可徑入使之勞苦我乃以逸待勞憑高困之斯
乃上策眾以爲然十月二十八日北兵至城下地永斯
堅屯仁王寺骨婁結贊屯太安山山乃劉仁恭所築不

甚高十一月一日攻順陽門南順門四會門門樓上以
沸湯熱糞沃之北兵乍退乍進結贊遣人自西門之北
拔木扳城以上一呼而前黑旗馳走諸門守兵皆潰用
章令開苑城洞門納之二日午後攻內城南角道左衛
統軍李思安發播木牛鼻砲擊之敵死甚眾六日北兵
發民間所疊木植竹蘆等皆疊於角道城下務與城平
欲前搏戰思安等募人自龍游池鑿地道以乾柴塗硫
黃破絮蘸油閒塞於所疊竹木之下八日午北兵登木
堆用衝車大鐵錐打城火自下發眾皆驚走斯堅遣將

於夾城口用大刀砍其眾不許退焚死者甚眾臭不可聞聶希古請夜刼其寨用章曰不可刼寨須是有可據今敵據前南順門去子城九里萬一失利爲敵所覺羣起追逐開門納眾則敵亦乘間而入不納則是無故遣三四千人納之死地不惟無益且損吾氣希古喜曰樞密所說皆是此社稷之福也宜當白上當以厚報用章曰人臣盡忠何報之有但強敵攻擊至於闕下此爲我輩愧耳張思顏謂聶相曰萬一敵退宜思大計此不可頻頻僥倖是曉大雪國兵皆安寒北兵馳躍雪中十四日雪

霽三大王自瀋州運乾蒸餅牛馬肉凡五十挽車北兵喜甚十七日己巳攻內城張瓊范泰自子城上用強弩射之用熱沸油潑其體死者雖眾攻者不輟用大鐵鑊鑊闊尺餘尾作長尖柄以大錐錐磚上蹈之以上有登至半者李思安命兵士執大刀大斧待其上將到者斫碎飛屍以下北兵以府第寺觀漆板壁門扇及窗榻疊爲高木與城同高旁搭飛梯以升用章造六輪車上立兩柱橫貫巨木五丈餘橫戛木城兵多墜死車行既驟北兵扼不能遂皆俯伏以俟木過而起用章令夜造搭

學海類編
橋次日用章以戛之木搭橋隨後北兵纔伏勇士執大斧跨搭橋至其上斫其背北兵大敗因奪木城拆板壁以墜北兵百計攻城不克用章令隨方隅置廁兵人不得野溷廁溢煮之使沸以沃北兵凡所沾穢體皆生瘡不野溷則無臭穢疾病不生獨柴薪漸乏至拆絳霄殿翠霄殿瓊華閣分給四城爲薪二十五日北兵漸退二十六日無一騎在城下范泰欲出兵追襲永興王使白用章用章曰不可北兵知我守此五城共有十萬兵若設伏於平地猝起與戰我兵必敗多遣則守城之兵不

足少遣適爲敵擒彼無故棄去必是有巧第少忍之次日早忽金鼓震響馳馬探之乃前隊引去以精兵伏於仁王寺太安山東翠園星興觀俟我追兵出城夾擊之因復攻城眾乃服用章之言十二月二日北兵屯順州

順守出奔一城老幼盡殺之凡半月餘始自古松越龍漢以北而歸國四年癸酉八月北兵至紫金關距燕京二百里十月辛亥北兵復圍燕京分兵徇河北河東山東諸郡回薄燕京環城下寨是時北兵勢盛所將降人楊伯遇劉伯林同漢軍四十六都統及大項軍馬分三

路攻取河北河東山東諸郡其時中原諸路之兵皆往
山後一帶防遏城中無兵可守悉僉鄉民爲兵土城守
禦北兵盡驅其家屬來攻父子兄弟遙相呼認由是人
無固志所至郡邑皆下惟真定大名青鄆祁海沃順通
州有兵堅守北兵不能破北兵又約南宋交攻十一月
燕京乏糧上復遣使請和北兵索犒軍金帛牛羊駝馬
等物上皆從之北兵歸居庸關盡驅兩河少壯十餘萬
而去北兵既退上喜甚以手叩天對羣臣曰不圖今日
再得相見未幾舊疾復作十二月四日溘王允德自薨

隰引勤王之兵三萬至城下入見而泣上已不能言至
晚始蘇會大同帥臣解士政奏言奉詔之次日卽遣同
知全伯野借郎中使蒙國且許犒以金帛二十萬元興
言北兵雖退秋必復來四民俱廢國何以立宜少順其
意或許以婚或賂以財且大臣欲以金帛與蒙未見其
益不與北國立見其害付都堂議其可否左諫議大夫
兼御史上大夫穆次仁言曰禦敵必原其意然後始有
屈伸今北國樹立大辯之餘孽欲有我河北河東幽燕
之地自欲得我遼陽上京會同臨潢等路北國之所欲

者吾土地也事以珠玉金帛事以子女皆不得免將見
使者日至其國而彼不得其欲此志不厭以此計較徒
廢玉帛子女而彼惟欲滅吾國我雖賂之無益蒙國隔
在北國西夏之傍彼欲吾地則有北國以爲之隔惟使
金帛悅之可以結其心彼既樂從便當爲我以擾北國
少舒國患眾以爲然續聞北兵之退歸蒙人攻其西部
是春完顏叔良歸所言之事皆如其所陳五年甲戌正
月八日諸大臣入問疾上曰惟願作病裏去荷公等不
死於兵知荷知荷是夕晏駕翌早樞密完顏宇烏陵用

章宣遺詔且令速葬仍以國家多難山陵痛加節緘上
在位五年寬仁恭儉力矯前弊雖曰善政未及修立天
下無不憐之是日百官議所立用章曰淄王乃世宗第
八子功勳夙立容止可觀請眾立之於是奉迎以入王
辭讓久之乃從立爲皇太弟十日昧爽淄王允德卽皇
帝位二十八日知大名府俞崇義奏曰生民薄祐大行
遺棄萬國遺詔所逮民皆感哭伏思太宗及忠獻王定
鼎中京已及百年變通之理不可蹈常自大興以來災
變薦臻七年之間三有大變北兵猖熾三次圍城雖人

事之未修亦天數之否運通否者盤庚以河患猶且遷亳况今
外敵如此若燕中王公士民戀本重遷畏聞移徙臣恐
爲社稷之憂非細故也一二年來僥倖以今思之迹已
盡危豈可爲常大福不再如臣言可行乞行下大名容
臣治辦俟山陵後卽乞大駕光臨有旨集議於明陽殿
嗣慶王琮嗣安王伸謂燕京規模壯大不可輕遷完顏
字烏陵用章張慶之葛安民皆曰昔忠獻王佐輔太宗
旣滅遼平宋欲逮上京以龍朔上國爲根本以遼陽長
春會甯等路爲北畿以河北爲東畿故于大興稱中京

以會同爲北京以黃龍爲上京以中山府爲南路接引
根本東西南北道里適均慮南宋有取河南山東之心
每視爲之度外去來之物凡河南財物貢賦悉儲于大
名山東之貢賦悉運之于鎮州臨終付屬于忠烈王及
諸大臣蓋以南宋爲慮及廢劉豫又以其地歸之于宋
此忠烈王欲誘以殲宋兵爲取江南計也謀計不齊乃
復取之故當時控壓中外莫過於中京今上國及古長
城外之地已皆陷失巍巍帝都鄰爲敵境兵戈朝起夕
已到都彼乃眾大之勢尙復泥古而不知變通余崇義

之奏遷都是也但大名不知如何更議定之嗣安王伸
曰昔太祖與宋夾攻耶律約事定之後以燕京歸宋耶
律既滅太祖便令如約忠獻王愛其山川廣表風俗堅
悍力勸自取太祖微服以往歸謂忠獻王燕真好真好
但我不欲失言我死後汝輩自取之今舍之而去是失
燕京也張慶之曰與其失社稷孰若失燕京伸無以應
完顏律明曰他處不知何如中京斷不可留聶希古曰
今河東有太原河北有成德中山府有大名山東有東
平河南有汴京有洛陽陝西有永興惟此八處皆古帝

都太原地瘠民貧迫近西夏成德中山亦非久計永興
西迫夏南迫蜀汴京近宋皆不如大名得兩河之中間
余崇義葺理甚有規模亦可保持嗣慶王宗曰今棄燕
京而去祖宗山陵盡在北地若有殘壞公等何面目以
輔人子孫慶之曰太祖葬長白山今已隔絕盧龍諸陵
若使邊鎮得人亦是無患爲人子孫以不墜宗祀爲本
若北兵未盡燕京必危血食尙可憂况陵寢耶中書舍
人孫大鼎曰中京便作不可遷亦須暫時遷避以俟敵
勢衰怯然後還都國人多苦熱謂河南暑毒可畏耳慶

學海類編 卷之三
之曰極北苦寒極南苦熱惟河南北得寒熱之中煬王
既都燕以親王宗室上國人畏暑毒到三月末遣歸始
興瀋州龍漠過夏至八月回京自大齊與北兵攻陷上
國二十年來不往避暑亦不聞有病熱死者忠烈王既
復取河南欲遷上國人居於梁宋齊魯時皆以爲不便
及煬王喪還世宗初立山東河南北人結集起兵請援
南宋世宗始令上國人築土室以居河南北以河南北
人爲上國今七十年矣亦不聞上國人以河南爲不可
居者此小節耳豈可妨大計議論久不決五月葬德宗

於福甯陵虞主返上迎泣過悲侍讀高宗直曰陛下宜
少寬聖情在禮不過始接三舉已至併爵酌四舉耳上
曰不然卿獨不見諸公近日議論乎陵寢宗廟自茲益
遠宗直亦泣下知永興軍大行臺御史大夫邵纂一作慕
奏曰聞崇義奏乞遷都俟山陵以後當有定議今盛暑
無幾秋風漸勁遷國大事敢竟一歲而圖之恐北兵既
來噬臍無及十八日虞祭十九日詔曰國有大事謀貴
僉同我太祖劾文王之興岐居龍朔以有天下忠獻繼
周公之卜洛宅中京以朝諸侯頃歲多虞兵災未已臣

學海類編
鄰思久遠之計國人懷故本之思合各進言以圖長策
是日集議於秘書省嗣王二人既承認詔皆無語樞密完
顏宗魯對曰盤庚遷亳不可効襲平王遷洛愈見衰微
我國家以雄強戰鬪奄有南北今一旦示弱遠投梁魏
以此禦敵恐其不然古人有言我能往寇亦能往蘇峻
之亂人皆欲遷會稽豫章而王導不聽迄能立國百年
今徒見北人有畫河之議欲自燕而南遷捨河北以厭
北人之欲則河南山東為國家之久計臣恐不然不若
與宗廟社稷之重君臣上下竭力死守京都以轉輸中

原使中外猶知我為雄強之國臣以為有中京則有河
之南北也無中京則河北不可保河南其能獨立乎云
云時樞密烏陵用章以再保京城有功人多附之意謂
有人則中京不必動鼎希古中不能平曰諸君各思為
社稷計勿懷己私徒口舌之辨用章本無他意直前言
曰中京當遷已無可議今惟議所遷之地可也秘書監
兼中書舍人俞憲之著作郎雍迪曰樞密之言是也太
原地瘠寢近北國與西夏中山猶燕京也永興太原皆
不可惟大名洛陽汴京可耳惟上所擇參政費欽曰汴

京為四通八達之衝梁宋地平趙氏居之至宣和而事體可見然彼所以居者資給東南六路

淮南兩浙江東西兩廣福建河

北漕運今我何仰不若洛陽為天下中猶有險固可守

聶希古曰洛陽不如永興汴京不如洛陽洛陽誠可都

也但洛陽宮殿廢壞地多荒圯今若一旦修造則國力

不支若隋因舊則非以河為帝王之都汴都宮闕自正隆主

繕修之後今猶堅完氣勢猶壯權居之宜惟汴為可侍

郎李迪曰國初不以河南為要忠獻王忠烈王常視為

去來之物兼迫近南宋亦不宜居直學士院孫大鼎曰

太宗平宋以康王在南知人心有故國之思每切慮之

豈是不要耶今日之事固已久矣都知何疑宋之用事

似非有大志彼方以韓侂胄為戒誰敢議此况吾國兵

較北兵誠不如較宋則制之有餘力聶希古曰眾議紛

紜各為矛盾自晨至晡尙猶未決惟白土以定都於汴

眾猶以李迪之言為然翌日孫大鼎又疏曰古今殊時

事勢亦異論事不如論意知其意則事可知臣竊惟太

宗命忠獻王及莊武二太子之伐宋初至汴京而回忠

獻再往極其智巧脅之以威誘之以術夕慮朝行謀終

謹始考其設施大略有三汴京既克不忍肆兵誘之使
至始行廢奪凡其子弟羣從布置耳目搜錄無遺懼顛
木之由槩終將爲國之害不思康王在於河北大軍既
返宋號復興天時方暑未可回轍秋風稍勁忠獻以三
千騎由山東以趨淮甸至揚州隨得而復失續遣四太
子越江窮追於海隅以乘桴而不及勝敗相當勢始可
慮此其一也宋既有主兵交未已汴洛陝西是其故墟
忠獻懼亟取則百姓難諳於政化先立張楚次立劉齊
若果爭必取則復樹立靖康君使其兄弟相爲禁持號

令而南自弱謀未盡行忠烈當國銳意爲取江南之計
歸三京以誘其將兵於平地彼守河則江必虛彼不守
河則是我嘗歸之彼自委棄在遺民當自歸曲於其主
此其二也天會八年冬諸大臣會于黑龍江之柳林陳
王悟室憂宋氏之再興其臣如張浚趙鼎則志在復仇
韓世忠吳玠則習知兵事既不可以威服復構怨之已
深勢難先屈欲誘以從陰縱秦檜以歸一如忠獻王之
所料及誅廢其喜事貪功之將相始定南疆北界之區
畫然後方成和議確定誓書凡山東淮北之民多流寓

於江南及杜充張忠彥之家屬悉令發還蓋懼在南或
思歸南鼓振搖惑身以生隙務令斷絕始無後患此其
 三也此三者監密深遠百年賴之為先朝視河南為度
 外之去來豈不厚誣於先忠獻王耶蓋不都中京則故
 遼之地難定不深於防衛河南秦洛則河北陝西之地
 難保今中京之規模既安惟當經畫兩河猶不失于曹
 魏元魏之時抑又聞鄰於強者難為功鄰於弱者易為
 力聶希古讀疏上前已漏下七刻上曰當如何烏陵用
 章曰朝臣謂北兵雖熾若以戰力守中原則河南北皆

為臂指之用是護胸膈以保心腹若捨而去之我往寇
 亦隨至食疽浸淫所損愈甚此一說也大臣謂兵凶器
 戰危事萬一失利社稷可憂若有不虞百身莫贖不如
 避寇以圖萬全亦一說也二說各有利害惟聖意決擇
 希古正色曰今日之議正要臣等與陛下斷決若用章
 兩可之說殆未知其意向昔者一太子到汴不克而歸次
 年忠獻王傾眾之南至中山府夜召郭藥師耶律乾忠
 議之忠獻以筋條三策謂宋帝若率其至要親屬或走
 荆襄渡江南此上策也揀汰老弱收集精兵委棄羅郭

堅守內城此可待四方之援兵此中策也優游不決分
守大城斯為下策必成擒耳復遣一將屯睢陽以遏東
南之援郭藥師曰我在南宋二三年備見其事朝臣皆
是書生自分黨羽相為好勝是者未必服非是者背後
竊笑而未必爭彼豈能有意家國少帝復無英斷惟人
言所惑未必有人不如姑行及克宋皆如所料臣嘗憐
之不謂大朝今日有此今日說遷明日說守北兵已來
那時莫遺宰相不先定策畫耳因下殿再拜求罷上令
內侍扶上用章曰聖駕一面遷動臣等自當死守故京

此何不可但恐駕到所在他亦來爾希古曰臣豈不知
之恨兵弱不贍使北兵至此當思萬全之策不可僥倖
上曰卿等且退朕今夕思之明日斷著處分遂退御膳
罷上詣蓬萊院觀音寺燒香過浮碧池望池南有二狐
相攜而行逐之各登樹而走內侍言近日此物甚多有
戲舞於宣華殿階之上下上拊髀曰變怪如此不去可
乎時宮殿多妖異皆此類明日以此諭宰執聶希古就
出勅命乞降詔令大名余崇義汴京畱守完顏成章轉
運向琬各裝備修內合用物色令河北四路計度車夫

人馬上蹙額可許之六月上京路帥臣盧之邵奏言北
兵昨陷復州執去同知趙子寅陷順州執督運天使張
元應今二人偶脫得歸已在臣州治乞賜進止聶希古
烏陵用章合奏令發遣來欲知彼事凡四百二人乘驛
至希古奏先與執政聚問於都堂二人言北人自知深
入雖爲上國之害然亦不甚得利益欲明割疆界使之
據定保守歲賂幾何庶各得無事三大王亦不在他意
裏但得約定則和旦夕須有專使者用章曰二公聞得
耶豈他用事人自與說耶元應曰某在彼稍閒散聽得

人如此說翌日令二人各於河北諸州權請同知正員
俸給聽候遷除八月二十二日北國遣東部副大人左
尙書地永紇烈與掌記侍郎完顏天駟來其國書略曰
北天國相都大人地永贊致書於大金丞相左右立國
以信信生於誠我黑黔北天帝受先北天帝遺旨保祐
愛王父子連年與之出兵近迹觀之完顏雄所立大無
意勢如灰如稟不能有國與之構怨何爲何爲昨者貴
朝自完顏大聲歸後絕不再遣欲說誠實阻隔無由今
宜無警無虞一切如初犒勞和好貴朝自詳酌議之具

數見報別立誓盟青兕皮千片黃駿段千端馬十疋火浣布百端爲貴朝獻宜白金皇帝收畱二使至遣中書省門下省都檢詳葛齊年樞密直學士都士雅館伴九月一日上坐承安殿召宰執議之用章慶之曰和可許不可恃希古曰然則今不可卻彼以好意來但允從之何妨張慶之曰豈可信和自許都自遷兵備自修若信其言而和事事皆廢坐以待斃此趙家二帝爲我擒也上曰先朝於趙家亦太甚矣用章曰當興盛時甯恤及此不如此無以建大業初二日遣諭北使頗如所約

止許以前所陷失州郡爲界歲賂牛馬羊各二萬銀絹二十萬仍命大臣聶希古等作書以答北國其書略曰大金國相大臣聶希古等謹致書于北天帝國相左右親仁善鄰國之寶也聖經所訓敢不敬歟由是貴國因皇天之悔禍念赤子之流離遠示誨函許通和好覽所許之來意敢詳酌以陳誠但自今以前已陷沒之城池悉歸北界惟見存之州郡皆屬本朝封域如斯永爲定制子孫相繼久遠遵承仍歲備牛羊馬匹各二萬銀二十萬兩以供貴國之需倘沐允從續當誓約白玉帶一

黃金帶二金花酒器十事銀花器皿百事綾綺百端綵
絹千匹用置回籠宜白北天帝受之北使既去有旨趙
子宣張元應竝召還子宣除直昭文館元應總天駟飛
龍十七監勅已出權給事中兼知制誥孫大鼎封還錄
黃奏言多事之世士無常守外順內逆惟利所在子宣
元應之歸朝廷以其言遣使遂以爲誠臣深疑之自天
統之中至今三十年北兵陷執官使不知其幾多不知
其存亡傳聞戮辱囚苦皆是求死獨此二人忽然逃歸
情態張皇氣貌不改恐未必非敵之閒古事臣不必言

謹按國史天會八年冬諸大臣慮南宋君臣之剋苦於
復讎思有以止之而勢難於自屈魯王曰惟遣彼臣先
歸因示空脅而使其臣順遵之我佯不從而勉強以聽
或可以定忠獻王曰誰可使者忠烈曰惟張孝純可忠
獻曰我兵初到太原孝純見霍安國之使便來迎降既
得太原一鼓渡河取洛陽圍大梁皆由先取河東彼處
誰不怒之遣去如何得位得志此事在我心裏三年矣
只有一秦檜可用檜初來說趙氏得人心必將有所推
立說張邦昌不爲人悅服雖立何濟不及半年其言皆

驗我喜其人置之軍中試之以事外拒而中委曲順從
閒語以利害而檜終始言南自南北自北因說許某著
手時只依這規模樣分別今只用兵南亦未必終弱若縱
之歸國彼處喜其慷慨說事必是得志惟此人可濟吾事
更須恩結其心眾且皆令解其言南臣羈旅秦檜獨穩足
一朝資以金寶駕以海舟携妻挾孥而去韓常懼南有疑而
忠獻不聽致彼大得權位而所謀始行順昌之戰劉錡
欲徑進而召劉錡商號之戰岳飛欲徑進而召岳飛終
于殺岳飛發韓世忠張浚貶趙鼎而南北之勢定可見

逃人歸國不可不細查其來歷關係國家不小上不從
上與羣臣終日議遷都將啓行北兵聞之如風雨驟至
統兵追扼下關歲此行無顧後之憂具拜泣慟上亦揮
淚三衛迫從皆流涕昌復欲前途有旨令速回始辭去
且日事有便宜許臣自施行續次以聞許之至趙田河
涿州進頓食凡二千輿上令分賜二十九日至易州一
宿遂行至滄京中山府守臣鄭之紹迎駕十月五日幸
中山府舍之紹空諸寺觀區處有條至者如歸民亦安
堵是曉完顏昌奏北兵將騎已出入界上昌一力捍禦

行乞早幸大名庶得中山之民兵可以協力拒敵詔太原帥臣完顏真出兵與嵐代兵戍飛狐口防北兵自燕山府間道趨河東也六日午駕起中山日行五十里至沃州大名帥臣余崇義遣其子士表及同知張居來迎駕將及相臺百里崇義至拜伏道左具言借位大臣使鸞輿至此死不贖罪遂幸大名府舍是夕雨寒軍人爭薪草撤民屋洶洶喧呼用章親至慰撫余崇義令鞭管事人於銅雀街計人分給內外皆定參政張慶之與直學士院完顏叔靖直館昭文館兼直學士院聶宗明登銅雀臺

飲酒賦詩爲御史李彪所彈各罰金是夕除兵部侍郎

穆日華知大名府余崇義

下闕

聞惑思奮起故茲詔示想宜知悉八日有旨令張師顏

等分別文籍書畫圖史彝鼎古器竝如舊制是日汴京

吏民指所乘車曰恰好去九十年誰知又歸在此耶其

間士民亦有見上儀從不整爲之泣下者十一日鎖院

聶希古遷太傅魏國公余崇義遷太保鄭國公烏陵用

章遷太尉衛國公張慶之遷特進濮陽郡公餘各加

恩秩皆準赦文所降自駕發燕京至汴前後詔誥皆孫

大鼎盧之憲二人為之是夕草制罷共宿玉堂翌早舉
似鴻臚寺雄孝孫戲之曰聞說有潤筆不罰金者終

按初忠獻王粘罕欲贊太宗都燕京司天太監郝栢

為人明敏精於天文地理忠獻王攻伐遼宋每攜

以行前後所言皆驗嘗謂燕京土燥山遠水泉不

潤但可以為守難以文治若調遣兵戈南征北伐

此地可居如持盈守成修飾禮文禍亂必作又太

和末年有謠言云易水流汴水流百年易過又休

休兩家都好住前後總皆畱及朝廷將遷其言悉

皆應驗草澤王天復上書言帝坐不安國家當有

變更宜思順動庶可無虞燕京土氣耗竭物極而

衰惟變則通願順天地之心以延宗社之福以此

推之遷都固皆前定耳者與

其差舛不金志非本國史出於南官進宋之書中閒或有
誤焉未可知也然元玠亦未敢定其是非倘好古博雅
君子覽其國書考其誤舛改而正之誠此錄之幸也大
德丙午陽月浦元玠拜書

金志非本國史出於南官進宋之書中閒或有誤焉未可知也然元玠亦未敢定其是非倘好古博雅君子覽其國書考其誤舛改而正之誠此錄之幸也大德丙午陽月浦元玠拜書

大德丙午繕寫南遷錄五十餘年藏之家塾至正丙
申松城遭值兵火家藏之書七百餘種與此錄俱為
灰燼每思念之不忘戊戌春仲移居泖西忽於腐紙
之中得其錄之舊抄本紙將朽焉字將滅焉於是復
寫成帙以供老眼觀焉後之子孫見之庶知好書之
難得也四月一日浦梅隱識

辛酉六月借周雪客寫本抄錄內缺二函不知世有全本否俟訪得補之始快也連日暑毒揮汗從事三十日早起同陽夜得涼識此葭園六十四

壬戌之春向容孫凱之來示余此書并北狩行錄北狩見同錄因得較正若干字葭園即凱之也余樸學齋老人也年三十一歲

大論... 葭園... 余樸學齋... 年三十一歲

朝野遺記

回宋... 宋

無名氏撰

和議成顯仁后

徽宗后 韋氏

將還欽廟挽其輪而曰釐之第

與吾南歸但得為太一宮主足矣他無望於九哥也

高宗 第九

后不能卻為之誓曰吾先歸苟不迎若有瞽吾

目乃升車既至則是閒所見大異不久后失明募醫

療者莫能奏效有道士應募中貴導之入宮金鍼一

撥左翳脫然而復明后大喜曰吾日久盲得師重朗

更煩終始其右報當不費道士笑曰后以一目視足

學海類編
矣以一日存誓可也后惕然起拜曰吾師聖人也知
吾之隱設几而畱謝之皆不答方啜茶遽索去后固
詢其報德萬一者謾曰太后不相忘略修靈泉縣朱
仙觀足矣拂衣卽出時上方視朝也仗下入長樂大
驚急跡訪之寂無所得後王剛中帥成都而得旨東
朝圖朱仙像進入儼然當日道士也
逆亮南侵使人至欽宗所犯蹕七百餘人俱受害行都
固未知也一日京師舊輦官二人閒步景靈宮於是
陳淵聖衣羽衣入門趨殿輦官駭甚從而迹之無見也

一念所鍾神遊尙不忘故國耶

車駕在維揚魏公方居臺院妙應師館其家一日師自
外謂公曰適見城中人有死氣者七八度不應如是
之眾此必虜至之徵矣宜早勸上渡江爲要妙應相
法極神張氏素信之入奏乞早移蹕然上意欲觀燈
然後南巡也未幾粘罕遽至翠華亟行城中死者果
無數

方伯彥潛善參安之際外傳北風極勁而汪黃傲然謂
無事故上每不知虞比江都宮中方有所御幸而張

學海類編 卷之三
後告變者遽至矍然驚惕遂病董腐故明受殂後絕
孕高廟中年不樂張忠獻者非獨以和戰異議亦追
歸來望思之怒耳

苗傅劉正彥之變植虛器於前星欲自恣凶狂耳春宮
未辨菽麥而魏公在建業乃受而殞之過矣唐睿宗
嘗帝數年又爲皇嗣者十餘載中宗復位以親王就
列德王裕爲劉季述等迫立昭宗反正復歸東宮皆
諒其非出於己也今明受之殞在鐵塔下父老尙能
言蓋當時併乳媪掩之云

航海之役及水濱而衛士懷家流言呂相頤浩以大義
諭解且怵以利曰先及舟者遷五秩署名而以堂印
志之其不遜倡率者呂皆側用印記事定悉別而誅
賞之
乘輿初涉鎮江羽衛介冑閒止一黃扇存耳欲發羽檄
下四方而庚符不可得朱髹又非立談成者忽遽中
取祖廷彤几折而代匱焉

莊文旣薨孝廟白德壽扶立光宗未宣鎖之夕德壽故
召魏王宴宿宮中洎次日歸邸則儲冊已行而魏邸

學海類編
出麻之宣城矣復見高廟亦有愠言曰翁翁畱愷卻
使三哥越次作太子帝語索謾戲撫之云兒謂官家
好作作時煩惱去

光廟聞貴妃無疾而殞哭泣無節初郊宿青城淚不已
乘祀故止而壽仁復至玉津行園亦犯玉女宓妃之戒
丙夜將臨星月尙皎方入大次服袞冕始搢大圭烈
風倏起霹靂一聲燎火御幙皆仆在位者辟易上亦
驚僵而雨電交擊眾皆暗中自救不暇莫能措手稍
霽則已曙亦不容卽禮矣聖體遂苦風眩神位玉帛

牲牢皆狼藉所執鎮圭殿中監已投扶持御藥不知
所在一時策命宰臣望祀車駕卽歸療疾雖御樓之
類悉不能舉矣

重華聞上疾自臨大內撫視上噤不知人但張口嚙言
耳壽皇憂且怒呼李后而數之云宗廟社稷之重汝
不謹視上使之至此今將奈何一時忿極遽曰萬一
不復當族汝家既將往東朝召畱正責之曰汝以爲
相不强諫何事正曰臣非不言奈不聽何帝曰爾自
後須苦言之若有不入待朕畱渠細語之其言止是

爾光宗既愈后泣謂曰嘗勸哥哥少飲不相聽近者不豫壽皇幾欲族妾家何負何辜既而聞留正所得聖諭謂若更過宮決被留不還矣光宗已有怔忡之候此語既入故終乃畏父王輦無近於龍樓云

光廟逾年不朝東內壽皇怏怏一日登朝堂露臺聞委巷小兒爭鬪呼趙官家者壽皇曰朕呼之尙不至爾枉自叫悽然不樂自此浸不豫

紹熙在鶴禁有意受終而難發言也數擊鮮於慈福后詢近侍大臣屢排當何故旁側有奏曰意欲孃孃爲

趣上爾后笑壽皇至東內從容聞語官家也好早取樂放下與兒曹上曰臣久欲爾但見孫尙小未經歷故不能卽與之不爾則自快活多時矣後來儲邸度長樂必已及之矣備具狀爲壽者再后不能已語之曰吾亦嘗諭乃翁渠所見又爾光宗岸幘稟后曰臣已白髮尙已爲童則罪過翁翁后無語蓋謂高廟遜壽皇於盛年爾

光宗既退居每恨既往時成敗瞑目嗔罵或慟哭壽仁后輒奉觴以解陶之以是爲常雖宮門外事不欲動

其心然久亦覺知矣初郊祀成恭謝回鑾御樂聲達於內光宗問其事後曰市井爲樂耳帝怒曰爾欺我至是尙爾邪揮之以肱后仆於闌自是遂得疾

壽仁后惑日者言己有厄於大內靜處築精室獨居以道妝事佛病革遂終於此長御欲之椒殿取禮服偶內人有怨后者持鑰不啓曰使余憑誰命裨此禕翟旣不得周身則相與舉簣以歸於鳳儀及半途或妄曰風王至則皆委之而走時泰安恍惚內中畏避之故也及久知訛傳方再有至者則爲廊日所暴體色

黝然矣措之大寢宮人無計致鮑於地以蓮數十金餅亂其芬洎事聞於外梓人進梲幾有小白之泚後葬於赤山邢后之側不久雷震毀攢人共怪云

長秋所生母舊隸德壽爲樂部以久次出適於外矣一日奏樂上以爲不諧中貴人奏近老舊者得旨嫁出今皆新習未能串便欲使已嫁出者通籍復入庶新故參教上可之自是悉還然后母在外孕身已數月矣將及期宦者奏乞復外館憲聖后曰第令產仙韶無害也遂誕后東朝禁中三日洗兒憲聖臨視戲祝

學海類編
云使汝長福祿及吾左右皆失笑雖一時戲言後乃符驗云長秋自是亦養宮中既久新樂純習熟其所生與儔侶俱還民間后乃在楊才人位爲義女而以琵琶隸慈福宮其生在壬午至紹熙之季蓋已長矣今上以嘉邸踐祚於東朝爲重華承嫡主喪故久於彼一日朝長信偶酒後盥手后奉匱以前帝悅而灑之自爾得幸久而憲聖知之幾欲賜扑大璫王去爲力諫之曰娘娘尙以天下昇孫一婦人何足惜且是事不可使外人知也東朝雖少解然終不釋然謂王

且使楊氏寄汝家候駕回南內部舍而復之故后暫居去爲家而去爲之子瑜自是得幸及阜陵禮畢上歸舊東宮以便御視朝長秋復還長信上眷念殊厚然莫能得之韓后既上仙所幸宦官王德謙將詣於東朝憲聖語曰乃翁舊欲吾堂前一人尙不與之德謙頗黠則奏之臣非不識去就敢窺數娘娘嬪御令大內人物如楊美人者亦不乏臣所私見蓋以皇后近上昇後宮繼進無序苟得一人自陛下處賜與官家則眾人方帖伏甚於保愛上躬爲宗社大計非輕

學海類編
憲聖稍解曰汝此言亦不爲無理德謙知有閒可乘
又使中貴人僂和以爲娘娘尙未見元孫而楊氏相
命皆宜子浸潤鼓扇慈福遂以賜甯宗漸進爲婕妤
時韓侂胄用事知王瑜之舊也瑜遂不得入內時曹
氏亦得幸於上韓復左右之故后尤自抑勵讀書飾
己挾數以御同達者一時故有賢稱韓無自窺之
今東宮遷入實餘杭宗室善下居其閒而韓侂胄與善
下厚故得導達也然同時入者亦一二人惟韓后獨
喜今儲嘗因與內人馳逐總角皆鬢髻人欲爲梳櫛

者悉不可必得媽媽方結蓋當時后自爲束髮故也
由此韓后鍾情遂決爲嗣同入者復出後聞繼莊文
者亦在當時選中此實天命也夫以雖因善下出入
韓氏導達而致苟非其人者詎能致哉

韓成恭上仙後後宮爲上所眷者今長秋與婕妤曹氏
爾時欲繼立椒塗二黨交進曹有姊妹通籍禁中皆
爲女冠賜號虛無自然先生者左右街都道錄者皆
厚於韓侂胄或謂亦與之暱韓侍禁中時多在曹位
故鑄金之際意自輕重然曹罕術今長秋能挾數以

御之且上意專在楊韓密閒之未能奪也先是禁中
有二內人懷春而病事且媾各設席以邀羊車欲決
此舉二閣皆同日今長秋故遜曹使朝飲而已飲於
夜曹不寤也逮盱酒甫一再行曹未及有請則楊位
已奏恭肅帝輦矣奏趣重疊上起泊至楊所則自從
容且遂畱寢故能舐筆展幅以請奎章上卽書貴妃
楊氏可立爲皇后付外施行而長秋復進筆乞又書
其一付其兄次山逮曉雙出之中貴所齋者未至省
而次山已持御筆自白廟堂矣蓋后慮韓上匿批事

或中變故兩行之使不可遏耳

王黼雖爲相然事微考極褻宮中使內人爲市黼爲市
令若東昏之戲一日上故責市令撻之取樂黼窘故
曰告堯舜免一次上笑曰吾非唐虞汝非稷契也一
日又與逾垣微行黼以肩承帝趾牆峻微有不相接
處上曰聳上來司馬光黼應曰伸下來神宗皇帝君
臣相諛乃爾

李太宰邦彥家起於銀工旣貴其母嘗語昔事諸孫以
爲恥母曰汝固有識乎宰相家出銀工則可羞銀工

家出宰相正爲嘉事何恥焉其見高於李守素多矣
文水縣西有山險可據保正石頴聚眾據之時抄虜游
騎且斷其運道數夜犯其小寨粘罕怒遣重兵合攻
之遂擒頴釘於車上將剮之已剮刃於股而色不變
奇之好謂曰能降我以汝爲將頴怒目罵曰爺能死
不降爺旣姓石石上釘櫪更無移易也罕怒寸磔之
罵不絕聲而死

程敦厚子山東坡表兄士元之孫也秦檜善之爲中舍
時一日呼至府第請入內閣以坐候之終日一室蕭

然獨案上有紫綾標一冊書聖人以日星爲紀賦末
後有學生類貢進士秦暄呈文采豔麗子山兀坐靜
觀反覆幾成誦雖酒斃問勞沓至及晚竟不出乃退
子山叵測也後數日差知貢舉宣押入院始大悟卽
以是命題此賦果精眾考官皆稱善洎揭曉乃孫果
首選

秦檜妻王氏素陰險出其夫上方岳飛獄具一日檜獨
居書室食柑玩皮以爪劃之若有思者王氏窺見笑
曰老漢何一無決耶捉虎易放虎難檜掣然當心致

片紙入獄是日岳王薨於棘寺

孝廟追復岳飛官爵收召其子孫使給還元貲主者具
當時所得止九千緡物耳其斃於獄也實請具浴拉
脅而殂獄卒隗順負其屍出逾城至九曲叢祠中故
至今九曲五顯廟尙靈舊在大理寺牆下順葬之北山之濬
身素有一玉環順亦殉之腰下樹雙橘於上識焉及
其死也謂其子曰異時朝廷求而不獲必懸官賞汝
告言曰棺上一鉛筩有棘寺勒字吾埋殯之符也後
果購其痊不得以一班職爲賞其子始上告官悉如

所言而屍色如生尙可更斂禮服也

朝野遺紀終

三朝野史

宋 無名氏 著

史彌遠之立理宗而廢濟王或者謂其于夢寐之中有所感而然也後邨先生劉克莊以詩譏之云楊柳春風丞相府梧桐夜雨濟王家人皆謂彌遠是佛位中人乃父丞相浩與覺長老道契握手入堂奧問之曰和尚好我好覺見堂奧中簾幙綺羅榮華富裕粉白黛綠環列左右乃應答曰大丞相富貴好老僧何好之有既而曰此念頭一差積年蒲團工夫俱廢未免

墮落一日浩坐廳上儼然見覺長揖突入堂內使人
往寺中請相見人回報云覺長老坐化圓寂于法堂
上頃閒浩堂裏弄璋浩默然自知後以覺字爲彌遠
小名觀彌遠二十七年當國冊立理宗措天下于泰
山之安運籌廊廟日食萬錢豈非佛位中人歟彌遠
恃冊立之功專權納賄天下變爲汙濁功則有之忠
則未也賈似道不許配享理宗由此
潘丙潘壬太學生也就湖州冊立濟王爲帝事敗濟王
遇鳩而殂丙壬各梟其首欲屠湖州一城人民彌遠

夢中見李侯太尉求免遂追回大統制一城生靈均
拜李侯更生之賜至今長興李侯廟人民敬祀以報
其威靈也

李全擾淮時史彌遠在廟堂束手無策有訛傳全軍馬
渡江過行在京師人民惶惶彌遠夜半忽披衣而起
有愛寵林夫人者見其起可疑亦推枕而起相隨于
後忽見彌遠欲投池中林夫人急扶住泣告曰相公
且少耐區處數日後得趙葵捷書

裕齋先生馬光祖知高郵軍適值管軍官營全率眾叛

學海類編
據城縱軍劫掠與同黨王安飲宴有妓毛惜惜不服趨侍全痛責之惜惜云妾雖賤不曾伏事叛臣全遂斬之秋崖先生岳作義倡傳

馬光祖知京口判姦婦云世閒若無婦人天下業風方靜觀其尹京之日不畏貴戚豪強庭無畱訟頗得包孝肅公尹開封之規模福王府訴民不還房廊屋錢光祖判云晴則雞卵鴨卵雨則盆滿鉢滿福王若要屋錢直待光祖任滿有士人逾牆偷入室女事覺到官勘令當廳面試光祖出逾牆搜處子詩士人秉筆

云花柳平生債風流一段愁逾牆乘興下處子有心搜謝砌應潛越安香計暗偷有情還愛欲無語強嬌羞不負秦樓約安知漳獄囚玉顏麗如此何用讀書求光祖判云多情愛還了半生花柳債好箇郎室女爲妻也不妨傑才高作聊贈青蚨三百索燭影搖紅配取媒人是馬公犯姦之士旣免決罪反因此以得佳偶

金陵帥聞趙以夫過衢州訪秘書徐霖相見後覲面大慟左右見者駭然不知所哭何事意蓋哭世道艱險

小人在朝君子在野生民不見太平之治以夫與霖
俱懷嫠婦之憂故也
理宗祀明堂徐清叟爲執綏官玉音問曰貓兒捕鼠如
何清叟急機答曰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應對雖
捷然理宗本命屬鼠一時答問不覺觸突天聽理宗
亦不之咎

宏齋先生包恢年八十有八爲樞密陪祀登拜郊臺精
神康健一日賈似道忽問曰包宏齋高壽步履不艱
有衛養之術願聞其略恢答曰有一服丸子藥乃是

不傳之秘方似道欣然欲授其方恢徐徐笑曰恢喫
五十年獨睡丸滿座皆哂
四月初八日謝太后壽崇節初九日度宗乾會節賈似
道命司封郎中黃蛻作致語中有一聯云聖母神子
萬壽無疆亦萬壽無疆昨日今朝一佛出世又一佛
出世滿朝縉紳皆賞之

至元丙子春淮西閩夏貴歸附大元宣授中書左丞至
大元己卯薨有人贈詩云自古誰不死惜公遲四年聞
公今日死何似四年前又有人弔其墓云享年八十

學海類編 三朝野史 四
三何不七十九嗚呼夏相公萬代名不朽享壽八十
大兵渡江賈似道卽出檄書播告中外曰洪惟藝祖肇
造我邦至于高宗爰宅吳會以仁守國以德配天未
嘗行一不義殺一不辜可以質諸無疑證諸不悖理
宗四十一年忠厚之澤著于生民先帝十一載恭儉
之心何負天下不念元溫羣從尙受卵翼之恩李陵
一門初無毫髮之損國家厄運一至于此人心忠義
夫豈無之太皇后七表之聖躬今天子孤惇之冲質
在人情猶知恤鄉鄰之老幼豈臣子忍坐視君父之

陸危甯無邦國忠臣亦有江湖豪傑共合唱義之旅
載馳勤王之師如陶士行忼慨之征申張魏公忠赤
之志救日之弓救月之矢便直指于旌旗如礪之山
如帶之河尙永堅于盟誓檄到諸路咸使聞知

賈似道乃父涉開閩淮東爲國宣勞似道閩師兩淮効
父之故智閩才有餘相才不足自當軸以來收蓄古
銅器法帖名畫玉器珍寶金銀貨泉用譚玉辨驗以
元老之尊就賤倡潘稱心褻狎貪財好色一至于此
敗壞宋國遺臭萬年

宋興于後周顯德七年時恭帝八歲亡于德祐元年少
帝四歲諱顯顯德二字不期而合周以主幼而亡宋
亦以主幼而亡周有太后在上禪位于太祖宋亦有
太后在上歸附于大元宋太祖革命之時韓通不伏
而被誅陳宜中當國之日韓震無辜而被殺此造物
報應之理也

賈秋壑甲戌寒食嘗作一絕云寒食家家插柳枝畱春
春亦不多時人生有酒須當醉青冢兒孫幾箇悲明
年謫死

有越僧作錢塘懷古詩云天定終難恃武功不堪雙淚
溼東風百年南渡斜陽外十里西湖片雨中燕子來
時龍輦去楊花飛後鳳樓空倚筇曾向錢塘望山掩
江城霧氣籠

賈秋壑德祐乙亥八月生日建醮青詞云老臣無罪何
眾議之不容上帝好生奈死期之已迫適值垂弧之
旦預陳易簣之辭切念臣際遇三朝始終一節爲國
任怨但知存大體以杜私門遭時多艱安敢顧微軀
而思末路屬醜虜貪狼之犯順率驕兵悍將以徂征

學海類編
用命不前致成酷禍措躬無所惟有後圖眾口皆詆
其非百喙難明此誘四十年勞悴悔不爲畱侯之保
身三千里流離猶恐置霍光于赤族仰慙覆載俯愧
劬勞伏願皇天厚土之鑑臨理考度宗之昭格三宮
霽怒收瘴骨于江邊九廟闡靈掃妖氛于境外此時
已無廖王諸客矣豈似道所自爲耶讀之雖可怒可
笑可恨其文自好

丙子三宮赴北行省俘三學士一百人從行責齋僕足
其數時見幾者悉已竄州橋吳府子弟名棠孫僅一

入齋至是乃爲齋僕所指驅之北去出關後諸生赧
赧不行人箠以棍棒三下登舟餒甚得粥飲一桶無
匙箸乃于河邊拾蚌蛤之殼爭攫而食之飢寒困苦
道亡者多皆身膏草野後授諸路府教授僅餘七十
八人耳

文文山天祥畱中齋夢炎一般狀元宰相末後結果不
同流芳遺臭較然可見陳靜觀宜中客死暹羅免作
北臣而視從容就義者有閒矣陳如心文龍舉義就
擒尤得其死方蛟峰逢辰德祐屢召不起持父服終

其身尙得爲全人也文山在獄中時北人有詩云當
今不殺文丞相君義臣忠兩得之義似漢王封齒日
忠如蜀將斫頭時乾坤日月華夷界岡嶺風雲草木
知未必史臣書到此老夫和淚寫新詩中齋自北歸
過嚴陵就養于其子府判者何潛齋遺之詩曰昆明
灰劫化塵縑夢裏功名黍一炊鍾子不將南操變庾
公空抱北臣悲歸來眼底湖山在老去心期浙水知
白髮門生憐未死青衫畱得裹遺尸

彭大雅知重慶大興城築僚屬諫不從彭曰不把錢作
錢看不把人作人看無不可築之理旣而城成僚屬
乃請立碑以紀之大雅以爲不必但立四大石于四
門之上大書曰某年某月彭大雅築此城爲西蜀根
本其後蜀之流離者多歸焉蜀亡城猶無恙眞西蜀
根本也

辨本也

本其對稱之說雖多而論其源流則斷無不歸於一

門之止大書曰其字某其書曰其字某其書曰其字某

次謂之密公孫之字其書曰其字某其書曰其字某

論其字其字其字其字其字其字其字其字其字其字



聖